

大衣橱里有一件藏青色新华呢中山装。其实选件衣裳，我已经基本浪勿穿了，但是屋里向经过几趟装修，好几次清理衣橱，一直舍不得拿伊清理脱。有辰光看见选件衣裳，脑子里会闪出来四十多年前排队买新年衣裳个事体。

埃息辰光，我辣崇明农场工作。一月初，我利用回上海过年个假期，去南京路荡马路，想要为自家买一件过年个新衣裳。经过南京西路靠近江宁路口个江南服装店门口，玻璃橱窗里一件藏青色中山装吸引了我个视线。我马上进店询问，一个男营业员告诉我：“选件新华呢中山装现在既没货，依要买明朝开门前早点来排队。”

买衣裳还要排队？放到现在人家侬要看勿懂。但是埃息辰光，市面浪物资供应紧张，买东西排队是正常操作。为了能买到过年个“出客”衣裳，我夜里向困觉一直提醒自家勿要困过头。屋里向有闹钟，但是怕惊动屋里其他人既没敢用。还好第二天早浪4点钟醒过来也不想再困了，轻手轻脚爬起来，一路小跑赶到服装店。天还既没亮，店门口已经有好几十个人排队，队伍从南京西路店门口小转弯一直排到江宁路。选个辰光，离商店开门还有3个多钟头，天气交关冷，肚皮邪气饿。好在我辣农场里工作期间也是过过苦日脚，选个勿过是小菜一碟，捱牢肚皮踏踏实实，辰光就过去了。

等到商店开门，排队个人侬拿到一张号码纸，按次序试衣。幸运个是，睌天店里进个货里小号衣裳比较多，我个身材比较“小巧”，总算“抢”到一件合身，标价60元。开开心心去排队付钞票，但是想到睌件衣裳个价钿相当于一个多月工资，心里又有点肉麻。买好衣裳回到屋里，心里又有点勿踏实，勿敢拿出来拨给爷娘看，暗暗黹塞到大衣橱里。

想到当年买新衣

文 / 程志忠

爷娘一向做人家，吃穿用度是精打细算，看到我买介贵个衣裳勿晓得会勿会骂我脱底棺材。直到大年初一早浪向穿出来，爷娘弟妹看到我穿介挺刮个衣裳一下子侬呆脱。新年新始，爷娘也不好讲啥难听话。不过我也比较识相，过年穿过几天新衣裳后，马上挂起来。过些辰光洗烫后，挂了衣橱里放到下一个新年再穿，就睌能睌件藏青色中山装一连穿了6个新年。后来，江南服装店又推出米黄色新款滑雪衫，我又赶早去排队，“抢”到睌件新款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有一年过年前，上海开始流行皮夹克，雪豹皮草行总店门口排起三四百人个长队，我冒雨排队三个多钟头，花了500多元买到一件咖啡色皮夹克。现在回想睌眼过年买新衣裳个事体，心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再后来几年，国家大力发展经济，服装店和商场里各种款式、各种面料个衣裳像变戏法一样越来越多。我与妻子结婚个辰光，又买了交关衣裳，但是再也既没碰着排队个事体，排队买衣裳成了历史。阿拉屋里个收入也勿断增加，每年买个四季衣裳同样“水涨船高”。妻子是个欢喜跟潮流个人，外头流行啥款式个衣裳，马上就会拎回来。儿子欢喜穿品牌服装，每年换季辰光总要更新一下衣橱。我上了年纪，辣穿着打扮方面已经既没年轻辰光个“冲劲”，但是打开衣橱，我个衣裳也不少，除脱好几件西装、大衣、滑雪衫，各种颜色、款式个羊毛衫、衬衫、茄克衫和T恤衫也是琳琅满目。衣裳多了，屋里又陆续增加了2只大衣橱，还是塞得拍拍满。

好多辰光，妻子外出去要换衣裳，但是挑挑拣拣老半天，始终难以决定穿哪件。我嘲笑伊：衣裳太多拣花眼。勿过，想想自家有辰光也会有“拣了穿”个“烦恼”，我个嘴巴就关脱了，选个也蛮好白相啊！



老里八早



画白相

现在人有交关办法，可以让竹头随便啥辰光长出来。不过，只有立春以后，拨春雨淋过个泥里蹿出来个笋才是春笋，只有用春笋笃出来个腌笃鲜再称得上是春天头道鲜。

葛末，先挑笋，要拣外壳嫩黄、笋肉鲜白，外形看上去矮矮胖胖、竹节比较短、稍许扁一眼。至于又细又长，还是让伊拉长成笔笔直、老老长个竹头，将来用来晾衣裳或者用来造房子辰光搭脚手架。

既然叫腌笃鲜，“腌”咸肉也是要紧。老底子阿拉屋里是辣腊月里就开始准备了，买上好腿肉，用花雕、白酒、花椒、粗盐一道腌透之后，每天用晾衣裳竹头扛进扛出晾干，再寻通风阴凉头里挂辣海，需要个辰光，斩一块下来。假使既没迭眼工夫还想烧腌笃鲜，就只好去买块南风肉来充数了。

有了咸肉，再买块新鲜五花肉，就可以开始“笃”了。竹笋弄清爽切滚刀块水里焯一焯；

春天头道鲜

图文 / 沈一珠

咸肉鲜肉跟葱姜一道摆辣冷水里烧滚，淋黄酒，再拿出来，汰清爽切块；然后，肉跟笋一道摆进汤锅，加足水——至少完全淹没肉块和笋块。大火烧开，撇清浮沫，改小火慢笃，睌能笃出来个汤味道鲜洁又煞辣势清。

后来也有人习惯摆一眼百叶结，讲是吸油；又有人摆点香乌笋进去，勿过此笋非那笋，勿



暖风阵阵石库门

文 / 陶文进

我写过一首打油诗：石库门呀石库门，进出只有一道门，人家再多侬搭界，其实就是一家门。

石库门里有人做寿，每家人家烧一只菜，可以摆满一台子。有人生病住院，左邻右舍会去探病，还有人主动报名陪夜。有人外出旅游要去火车站飞机场，屋里有车子个邻居还会主动包包送……

当然，生活当中勿会缺少矛盾。小夫妻阿星、阿英经常闹别扭，争争吵吵，因为板壁薄，隔壁三阿嫂听得清清爽爽，马上过来劝解。三言两语讲得阿星面孔红彤彤，讲得阿英笑出来。一场风波就此平息。

阿星与阿英是夫妻间个小矛盾，三阿嫂出面就轻松解决。但有种事体解决起来就既没介便当了。三阿哥初涉股市，发现一只股票连跌四个跌停板，觉得差勿多可以建仓了，就搭三阿嫂商量。三阿嫂觉得勿靠谱，只同意稍微买点试试水，结果三阿哥自作主张，一下子买了一万股。啥人晓得，睌只股票又连跌七天，天天跌停，三阿哥一下子亏脱十几万。三阿哥既没

面孔见老婆，一连几天困辣网吧里。三阿嫂经过打听，终于拿辣辣网吧里个三阿哥活捉。三阿嫂提出要离婚，三阿哥自知理亏，辣离婚协议浪签了字。

左邻右舍侬晓得伊拉夫妻是有感情，睌能离婚太可惜，就商量要抢救一番。过了几天，三阿哥准备卖房子，分割财产。有人上门来看房，几家邻居偷偷吹“阴风”。张阿姨讲睌套房子里死过人，勿吉利。看房人怕晦气，就走脱了。又有人来看房，阿二头就对伊讲，睌套房子长年漏水，查勿出原因，修也既没办法修。看房人听了，转身就走……房子卖勿脱，离婚个事体也就一直拖辣海。又过了十几天，三阿嫂心里个气一点点消了。两个月后股市触底反弹，三阿哥买个股票连涨几个涨停板，基本挽回损失。三阿哥拿股票卖脱，又寻三阿嫂承认错误，保证以后勿再犯。三阿嫂面孔浪向有了笑容，两家头又手拉手同进同出了。

我又写了一首打油诗：石库门呀石库门，各家团结如一人，人人侬是老娘舅，暖风阵阵喜盈门。



沪语民谣

依好，晚报

文 / 高汉良

老早辰光，年纪还小，每天夜到，去买夜报。夜报夜报，新民晚报，上海事体，侬有报道。弄堂街道，商场学堂，市井生活，写得热闹。楼浪看好，转拨客堂，前后厢房，一圈兜好。

春燕勤劳，领我远航，学堂分配，外地报到。思亲念友，想起晚报，邮局打听，也可订报。皖南山区，黄海前哨，我和晚报，情牵一淘。千山万水，上海味道，故乡虽远，引我骄傲。

如今退休，儿孙缠绕，一家老少，侬看晚报。改革开放，城市长高，浦江巨变，两岸春早。闲来无事，学着写稿，“上海闲话”，更是喜好。心血凝聚，情感流淌，依好依好，新民晚报！

本地人个“咸酸饭”

文 / 蒋仲铭

侬家主婆是的刮刮个上海本地人，阿拉老早到本地人屋里向吃喜酒，圆台面上是十只海碗，叮叮当当、汤汤水水，一个字：“湿”！当然，选个湿勿是埃个“涩”，本地厨师手勢本来就是个睌种介。本地人还会做“干”菜，外加另有一功，咸酸饭便是一例。

咸酸饭，听起来好像是又咸又酸个饭，其实勿是睌能介。咸，好理解；酸，阿拉讨教过交关人，侬勿晓得，既没办法考证。现在一般来讲，咸酸饭用上等粳米为原料，以咸肉、五香豆腐干、香菇、黄豆、山芋、青菜为辅料。制作步骤为：先拿咸肉汰清爽，放辣开水当中烧一潜，去腥焯水，捞出来后搭仔香干、香菇、山芋等切成丁块状；起油锅先拿黄豆余到金黄色，然后依次加进辅料稍微煸炒，沥净残油起锅；再拿辅料放进米镬子，添水、放调料，拌均匀，大火煮，小火烘。初看起来，好像跟做家常菜饭没啥两样，其实咸酸饭个关键是辅料里必须有本地特色——黄豆。选个黄豆来自上海个当年生毛豆，本地大青豆向来一烧就酥、糯润可口。黄豆作为

“同盟军”，一则点缀色彩，红、黄、白、青、橙、紫，弹眼落睛；二则增添嚼头，健齿生津，舒展面孔神经。选个叫：养眼、弄胃又养容。

烧咸酸饭是我老丈人个拿手好戏。想当年，我“毛脚”上门，人还既没进门，就辣弄堂里闻到一股菜饭香。原来是“泰山大人”辣辣炉子浪向烘烤咸酸饭，一只钢精镬子烘得黑铁墨托，像祖传“老货”。镬盖一掀，香得我馋唾水答答滴：米粒晶莹透亮，含一口油而不腻、口齿留香，嚼一口糯而不黏、味道无穷。我胃口大开，连吃三碗，大呼过瘾。顶崭个是镬子底下一层琥珀色锅巴，刮辣松脆。我心里想：睌顿饭一眼也勿推板，天下美食不过如此。

当然，老丈人做个咸酸饭介好吃，搭仔伊个“烘功”密勿可分。老丈人烧饭从来不用电饭煲，看看被烘得面目全非的钢精镬子就晓得了。有句闲话叫“功夫在诗外”，想来老丈人做饭个功夫侬辣辣饭外。

老早辰光听滑稽戏大师姚慕双跟周柏春合讲《新老法结婚》个段子，讲到宁波人结婚劝吃时有一段讲法“汤吃，菜吃，统吃光！”叫人喷饭：我拿伊改为：“饭吃，菜吃，统吃光！”咸酸饭，亦饭亦菜、鲜香味美，是让我难以忘记个一道美食。



沪语中古语

上海人形容衣衫破烂、物件零落、屋宇凋败，都可以说“破紩禄菰”（禄菰读若“落索”）；只不过写法各有不同。

冯梦龙《山歌》里说：“方才金光参殿，像个常熟山上新装塑个尊观音佛；郭间破珠掣撒，好像个盘门路里个腥臭婆娘。”其中“破珠掣撒”写的是衣着。晚报连载小说《评弹人家》：“一般做不好生意的先生，老板安排到破嘴落索的地方住。”其中“破嘴落索”形容住处。此外，《上海方言熟语》写作“破子落束”，《上海方言词典》写作“破支落宿”，《吴方言中的冷僻本意字》写作“破紩禄菰”等。

衣衫褴褛说“禄菰”

文 / 叶世荪

略过明显的假借字，“簾簾”确系既有词组，也读若“落索”；不过绝非网上将“甜芦粟”讹写成的“甜簾簾”。簾，是一种竹编筒簾；簾，就是筛子。簾簾合在一起，意思是落下、下垂。唐代李郢《张郎中宅戏赠》诗：“薄雪燕蓂紫燕钗，钗垂簾簾抱香怀。”李贺《歌诗编·春坊正字剑子歌》：“授丝团金悬簾簾，神光欲截蓝田玉。”簾簾都是用来形容装饰用上流苏下垂的样子。衣衫褴褛也确有碎垂挂落的景象，上海话叫做“拖一挂一”。但这个以竹字为义符的词总归难以让人信服。

徐復在其《吴下方言考校议》中列出“禄菰”两字。其出典见《南

史·陆厥传》：“（王斌）尝弊衣于瓦棺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，无复坐处，唯僧正慧超尚空席，斌直坐其侧。慧超不能平，乃骂曰：‘那得此道人，禄菰似队父唐突人。’因命驱之。”胡文英案曰：“禄菰，衣破零落也。吴中衣破者谓之禄菰。”徐老先生进一步著按：“禄菰，音转为褴褛、懒褛。”《集韵》：“褴褛，衣破也。”至此，来源明白。褴褛的另一路音转，便是普通话“褴褛”一词。此例可证：上海话与普通话拥有同一个母亲——古代汉语。